

華語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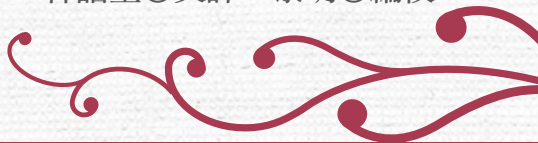
- 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林語堂英譯著作
- 古典詩詞散文精選，深入體悟華文視野亙古智慧
- 全球最大出版商藍燈書屋（Random House）邀約好書



Lin Yutang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Family Letters of a Chinese Poet

林語堂中英對照 板橋家書

鄭板橋、列子、劉向、韓非子等◎著
林語堂◎英譯 黎明◎編校



- 張曉風（作家）、馬健君（林語堂故居執行長）◎特別推薦
- 李瑞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專文導讀



正中書局



【新版推薦序】

學貫中西，百年一人

兼具「君子」與「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之美的林語堂

張曉風（作家）

在中國，在古代，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所謂人，指的當然是男人），用的字眼可以很簡單，你稱他為「君子」就可以了。君子怎麼解釋呢？它意指一種受過完整教育，品德優美，宅心仁厚，不與人爭卻又頗有擔當的人。然而，「君子不器」，由於他的養成教育極好，所以他不適合作一個職業賣麵包的人或製車輪的人，他不投入實務的有價的操作，他該作的事是社會的精神導師，擘畫十年或二十年後國族該有的走向。

在西方，在中古之後，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抱歉，此處所指的人仍是男人），該用的字眼應該是 Renaissance man，我姑譯為「文藝復興人物」。此詞的意旨和「君子」大致類同。例如，兩者皆同樣博雅多禮，同樣自期自許以天下為己任，但後者卻多了些務實的本領，有點像孔子說的「多能鄙事」。不過孔子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竟不免十分抱歉的先加一句「吾少賤，故……」。由於年輕時候卑微貧苦，孔子學會一些雜七八拉的技能，究竟是哪些技能？孔子沒說，想來其中有些是不登大雅的，例如煮飯。Renaissance man 卻不一樣，他們是「吾少貴（他們皆是識字

的貴族），故多能伎藝」，這些伎藝包括儒家的音樂、射擊（或劍術）、駕駛、數學，以及儒家所沒有的現代天文地理知識，以及爛於航海或機械的種種本事，算來「文藝復興人」應該是一種「極優良人種」。

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其實就是很難得的兼具有「君子」和「文藝復興人物」之長的人。前者比後者多一份優游園林的隱逸雅緻，後者比前者多幾分新時代男兒的慧黠矯健。

林語堂先生是民前出生的人，算起他的身分是既貧賤又富貴。他是福建漳州人，家住山區。那一帶原是窮地方，卻山清水秀。他的父親是一間小教會的牧師，薪資有限，但因教會和洋學堂有關係，林語堂因而擁有極好的教育資源。林氏自小穎悟，再加上環境關係，使得他的英語能力無人能敵。林氏啓蒙之際，在那個時代，多少要熟讀一些經書，所以他也就很自然的學涉中西。林氏後來又留了美、留了德，並且取得語言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但那頭銜和他一生的風雲際會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他的一生和什麼有關呢？譬如說，他是個健康愉悅的男孩，且是個極佳的短跑選手，這一項後

來被他妻子視為優點（她曾在運動場上見過他的風姿），因而願意「下嫁」。妻子的廖氏家族非常富有，對林氏的前半生極有助益。

林氏的另一貴人是胡適，他曾「偷助」林氏一千銀元（若干年後，林氏知情歸還）。胡之所以助林，表面看是胡的俠氣，其實也是林氏來自家人之愛的少年意氣風發，令人愛重。

林氏的真本領是寫作，中文的以及英文的。

此外，林氏懂得向中國人推銷西式「幽默」，並且向西方人推銷中國的放達疏淡。在那個年代談幽默，喊打的人其實不少。一般思想親共的人哪能容得你一杯咖啡一塊蛋糕，並且言笑宴宴來論「幽默」呢？他們希望你「廿四小時都在為人民服務」。至於真正的人民是不是「被服務了」或「被殘害了」，那才是天知道。林氏的書多年來一直都是老共轄區內的禁書，但林氏向美國外銷中國文化這一部份卻極為成功。林氏的英文著作分三種，其一是創作，如《生活的藝術》。其二是改寫，如短篇小說，其中〈碾玉觀音〉一篇有極好的新詮釋，把個無聊的鬼故事，寫成了經典愛情。後

來姚一葦教授所編的〈碾玉觀音〉，劇本就是承襲林氏了不起的新詮（而不是採用明人重述的宋人平話）。其三是中翻英的翻譯，如張潮的《幽夢影》。三者皆是才子作，各有勝境。

林氏是少數靠一枝筆而活下來的文人。更奇怪的是他的「筆潤」來自美金，這大概是中國五千年來沒有的事。後來的美華作家如湯婷婷或譚恩美也曾暢銷一時，但她們畢竟是華裔美人。最近寫文革故事的哈金當然也算一員猛將，但還差林氏一截。林氏著作又多又好又極富使命感，百年之內恐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締造的光榮紀錄。

可是，林氏晚年爲了想製作一架中文打字機而耗盡心血和金錢，機器終於做出來了，卻因沒人肯生產而成廢物。林氏和「文藝復興人物」一般，是自認有能力駕馭機械的人。林氏當年爲之瘋狂投入的那一搏，其中種種艱辛，在電腦時代輕易就解決了。四十年前已謝世的林氏，如能看到電腦中文打字之便捷，恐怕不免爲自己浪擲的時間而嘆息吧！

不過，以他的性格而論，他大概也是「終不悔」的。

林氏安息在陽明山腰的故宅庭園裡，面對著他生平最

深愛的觀音山夕照。人世無常，什麼都會過去，書，也許是比較接近永恆的一種存在。在作者離世許久之後，仍繼續發言。

欣聞正中書局刊印林先生所譯英文書八種，並且是中英對照的，故欣為之序。





【新版推薦序】

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

馬健君（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暨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很多人都說，一個人如果中文不好，英文一定也學得不好。爲什麼會這樣呢？根據我多年英文教學的經驗，發現如果學生中文程度不好，他們在英文學習上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不若其他中文程度佳的同學。反觀英文能力好的學生，中文程度也一定具備相當的能力，因爲他對中文的高度理解加強了他的外語吸收與理解能力，使得他的外語得以運用自如。我們所熟知的林語堂先生便是箇中的佼佼者。

林語堂先生一生最爲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寫作上的成就；但他許多有關於翻譯的文章，更爲世人所津津樂道。中西兼修的背景，使他的翻譯功力除了文字意境上的傳遞，更富有人文精神方面的諸多挹注。藉著文字，他將華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中細微之處，點點滴滴地傳達給西方讀者，使他們能夠瞭解其中巧妙之處，進而欣賞中華文化的精彩。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是我們身爲華人的幸福與驕傲。

在這次正中書局重新再版林語堂先生的八本譯著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一般西方讀者對於孔子的了解，大多來自《論語》一書，以爲孔子只是個滿口格言的智者。彷彿要爲孔子「驗明正身」，林語堂先生翻譯《論

語》時，他不逐字逐句消極翻譯，而是把原著內容重新分門別類，分成「孔子的生平」、「中庸」、「孔子的格言」、「儒家社會秩序三論」、「論教育」、「論音樂」以及「孟子」等等，從「四書」、「五經」以及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等書籍，以英文特有的表達方式，使西方讀者能夠經由各種面向來了解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的哲思。這種譯法，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與精髓，又能讓西方讀者容易理解，知道孔子與儒家思想是如何深入華人人文世界。

《老子的智慧》，也就是林語堂英譯的《道德經》。他以深厚且淵博的國學背景，運用道地的英文，汲取中文文字間微妙的語意，忠實傳達《道德經》的精神，譯文內容深刻，表達平易淺近且貼切流暢，使人閱讀容易且印象深刻。

林語堂先生的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他特別摘選一些為讀者所熟悉且別有幽默、風趣的文章，精心編輯成《東坡詩文選》、《幽夢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半》、《揚州瘦馬》以及《板橋家書》等書，把蘇東坡、張潮、金聖歎、鄭板橋等這些才華洋溢、樂享生活且曠達的文人介紹出來，使中文讀者藉其生花妙筆的英文書寫，增加學

習英文的興趣；而西方讀者，則能透徹準確地理解原文，體會中華文化的優美與價值。無怪乎許多外國人在提到中國的文學與思想時，每每會以「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這句話作為概括。由此可以想見林語堂先生對溝通文化以及增進國際視聽的影響力。

反觀現在，隨著科技網路快速發展，以及國際化、全球化趨勢影響之下，英語文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也隨著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華文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高居全球之冠等因素，中文成為全世界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大使用語文。逢此時刻，林先生這幾本書的再版，更具意義。希望能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文老師把它們作為教材，讓我們的孩子除了提高中英文能力之外，也更能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元並且引以為榮。



【新版導讀】

以誠摯之心，說動人的話

李瑞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我和鄭板橋有緣。

1972年秋天，我北上就讀華岡中文系，書法是必修。第一堂課，史紫忱老師要我們隨意寫幾個毛筆字給他；我豈只隨意，簡直就亂畫；第二次上課，老師發還給我們，同時給每人一張古人的字帖。給我的那一張是鄭板橋的字。

我於是開始臨寫鄭板橋的墨寶。老師給的那一張寫的差不多了，我自己去找鄭板橋的整本字帖，一字一字照樣寫，自己看看，還挺像的。學期末，老師告訴我，一位德國友人在他家作客，看了我寫的字，很喜歡，希望我寫一幅送他；我毫不客氣，送了他一幅板橋體。

寒假返鄉過年，大哥說讀了中文系，上了書法課，今年春聯要我寫。推拖再三，最後歪七扭八寫了五個字——「爛醉作生涯」。大哥要我貼在自己房間的門上。我這才發現，鄭板橋沒寫過的字，我怎麼寫都不對勁。

下學期的書法課，我寫的少了，卻去找了《鄭板橋全集》和王幻的《鄭板橋評傳》，拚命讀，想知道那融合楷行隸篆的「六分半書」的背後，是怎樣的一種生命特質？我慢慢了解，板橋那疏狂之「怪」的內在，原有一顆溫暖的愛

心。我因之而寫了一篇夾敘夾議的書面報告，寫人，也寫他的詩書畫，權充期末作業。老師看了頗為讚賞，要我在那基礎上改寫成〈鄭板橋的文藝觀〉；老師把我的評論文章交給《自立晚報》副刊主編祝茂如（司徒衛）先生，結果刊登在該報「星期文藝」版上，滿滿佔領整個版面。

那是校園之外我正式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稍後，我用筆名發表一篇討論台灣現代詩歸屬性的論文，文中並舉杜甫和鄭板橋的詩作，論詩的社會性問題。

我乃漸漸棄寫板橋體，最後竟連毛筆字也不寫了。這是我學思歷程之大遺憾，長期親炙史老師，和他老人家學做人處事，學媒體編務，學看世情，我棄筆離墨，他竟沒責我疏懶，想來是認為我才不足以寫出自家書法本色。

然而，我畢竟不曾遠離鄭板橋，多少年來四處訪書，每遇與鄭板橋有關者，總購回典藏；真跡本《鄭板橋全集》更常翻閱，於六編之「家書一十六通」，可說展讀不厭。近日偶得長沙岳麓書社之《鄭板橋家書評點》（陳韋良、周柳燕，2004），亦附全十六通之手跡，讀來頗為欣喜。我因之記起一九八〇年代前期，編報時曾企畫「家書抵萬金」專

欄，正是受到杜甫與鄭板橋之啓發，其後更編成《無怨之情》家書散文選（台北：漢光，1990）。爲二者作序時，我都引了鄭板橋自題家書之「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

近日，正中書局將出版林語堂之中英對照系列八種，收入選譯之《板橋家書》（十一通），約我撰文。多年前我曾任正中董事，於語絲派、論語派之林語堂，特有好感，與林氏紀念館亦時有往來，不忍推辭，乃重讀相關文獻，準備應命；惟板橋家書直摠胸臆，用語淺近，不難理解體會，五通知識性、議論性較強者，已由林氏刪去；而林氏之英文譯筆，我可說毫無置喙的餘地，因之乃談點與鄭板橋結緣的經過，見證古今之間的一線之牽。

最後特別想提的是，這些信中存有一種極珍貴的平等觀與人道主義，如焚前代之家奴契券，購尚存無主孤墳之地而留之，以及特強調「愛人」等，前所述之「溫暖的愛心」，具見於家信。可以這麼說，鄭板橋用最誠摯之心，說了最動人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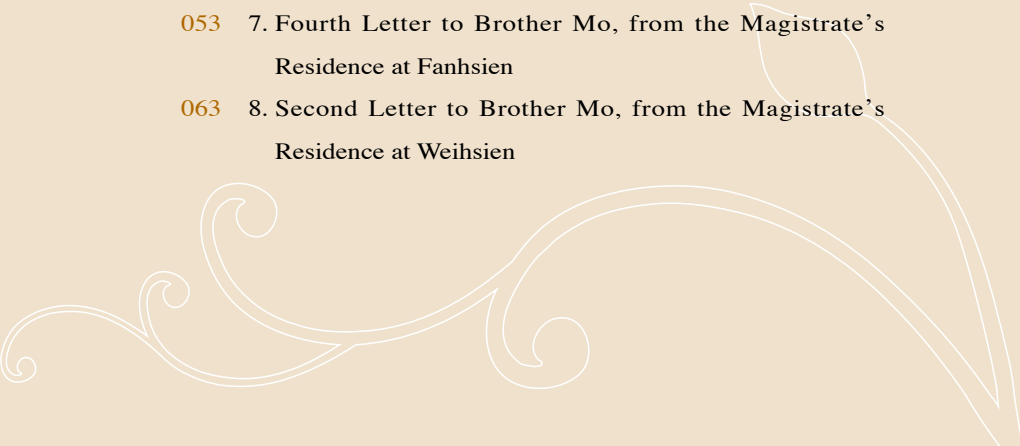
目錄

- 002 新版推薦序 張曉風
- 007 新版推薦序 馬健君
- 010 新版導讀 李瑞騰
- 018 初版編校序
- 板橋家書**
- 022 一、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 028 二、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 032 三、焦山雙峰閣寄舍弟墨
- 036 四、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 040 五、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 046 六、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 052 七、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 062 八、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Contents

- 002 Second Edition Recommendation Preface
- 007 Second Edition Recommendation Preface
- 010 Second Edition Sparknote
- 018 First Edition Editing / Proofreading Preface

Family Letters of a Chinese Poet

- 023 1. To Brother Mo, from Taokuang Temple, Hangchow,
Written in 1732
 - 029 2. To Fourth Brother Mo, Written while Reading at
Chiaoshan
 - 033 3. To Brother Mo, Written at Shuangfengko, Chiaoshan
 - 037 4. To Brother Mo, Written on a Boat at Huaian
 - 041 5. To Brother Mo, from the Magistrate's Residence at
Fanhsien
 - 047 6. Second Letter to Brother Mo, from the Magistrate's
Residence at Fanhsien
 - 053 7. Fourth Letter to Brother Mo, from the Magistrate's
Residence at Fanhsien
 - 063 8. Second Letter to Brother Mo, from the Magistrate's
Residence at Weihsien
- 


- 070 九、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 076 十、濰縣寄舍弟墨第四書
- 080 十一、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五書（節錄）
- 084 杞人憂天（節錄） 《列子》

寓言

- 090 一、齊人有欲金者 《列子》
- 092 二、鸕蚌相爭 《戰國策》
- 094 三、兩小兒辯鬥 《列子》
- 098 四、鄭人信度 《韓非子》
- 100 五、狐假虎威 《戰國策》
- 104 六、梟將東徒 《說苑》
- 106 七、舌存齒亡 《說苑》
- 110 華子病忘 《列子》
- 116 愚公移山 《列子》
- 122 新版附錄：板橋家書白話文語譯

-
- 071 9. Third Letter to Brother Mo from Weihsien
077 10. Fourth Letter to Brother Mo from Weihsien
081 11. Fifth Letter to Brother Mo, from the Magistrate's
Residence at Weihsien (excerpt)
085 The Man Who Worried about Heaven (excerpt) *Liehtse*

Parables

- 091 1. The Man Who Saw Only Gold *Liehtse*
093 2. The Crane and the Clam *Chankuots'eh*
095 3. Confucius and the Children *Liehtse*
099 4. Measurements for Shoes *Hanfeitse*
101 5. The Tiger and the Fox *Chankuots'eh*
105 6. The Owl and the Quail *Shuo Yuan*
107 7. How the Tongue Survived the Teeth *Shuo Yuan*
111 The Man Who Forgot *Liehtse*
117 The Old Man Who Would Move Mountains *Liehtse*
122 Second Edition Index : The Vernacular Chinese of Family
Letters of a Chinese Poet
- 



初版編校序

板橋家書共十六通，這裡選譯為英文的有十一通，板橋自己寫的〈十六通家書小引〉說：「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話雖如此，我們作為板橋詩文的讀者，對他終究把家書留存下來，還是感到高興的，因為我們可以因之對他感到更親切，知道他忠厚待人，時時為境遇較差的人設想，他信裡說：「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又說：「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教導兒子也要他「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

板橋雖在山東做過十多年「七品官」，從知縣罷歸後，還是去揚州，和以前一樣以賣畫為生，他在第十六通家書中說：「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以亦借此筆墨為糊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我們不難看見他的落拓、憂憤和寂寞。

這本中英對照的小書除板橋家書外，還選編了一些寓言，希望可以增加讀者學習英文的興趣。

我要謝謝馬驥伸教授、黃肇衍監察委員的鼓勵，鍾惠民副總編輯的幫忙，使語堂先生的英譯作品能繼續結集出版。



黎明，1994·春·華府

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我輩講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

snowy morning, this makes the whole body warm. Alas! I hope to be a farmer until the end of my days!

I think the best clas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the farmers. Scholar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last of the four classes*. The most well-to-do farmers have a hundred mu (about sixteen acres), the second seventy or eighty mu, and the next fifty or sixty mu. They all toil and labor to fe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it not for the farmers, we should all starve. We scholars are considered one class higher than the farmers because we are supposed to be good sons at home and courteous abroad, and maintain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culture; in case of success, we can serve and benefit the people, and in case of failure, we can cultivate our personal lives as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But this is no longer true. As soon as a person takes a book in hand, he is thinking of how to pass the examinations and become a chüjen or chinshih, how to become an official and get rich and build fine houses and buy large property. It is all wrong from the very start, and the further one goes, the more wicked one becomes. It will all come to a bad end. Those who are

* 【譯註】 Cheng here rever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fication which i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Scholars, farmers, artisans and businessmen.

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

工人製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

not successful at the examinations are still worse; they prey upon the people of the village, with a small head and thievish eyes. True, there are many who hold firm to their principles, and there are everywhere some who s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for themselves. But the good suffer on account of the bad, with the result that we have to shut up. The moment we open our mouths, people will say, “All you scholars know how to talk. As soon as you become officials, you will not be saying the same things.” That is why we have to keep quiet and accept the insults.

The artisans make tools and turn them to good use, while the businessmen make possible the exchange of goods. They are all of some use to the people, while the scholars alone are a great nuisance to them. On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o find them considered the lowest of the four classes of people, and I doubt that they are entitled to even that.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e most of the farmers. The new tena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ourtesy. They should call us “hosts” and we should call them “guests.” The host-and-guest relationship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林語堂中英對照：板橋家書 / 鄭板橋，列子，劉向，韓非子等著；

林語堂英譯 臺二版.-- 臺北縣新店市：正中，2009.05

面：公分.-- (華語經典：HA008)

中英對照

ISBN 978-957-09-1837-3(平裝)

1. 英語 2. 讀本

805.18

98002720

林語堂中英對照 板橋家書

原著者◎鄭板橋·列子·劉向·韓非子等

譯者◎林語堂

編校者◎黎明

語譯◎梁芳蘭

主編◎陳秋燕

責任編輯◎梁惠玲

封面/版面設計◎陳淑惠

排版◎瑪嘉

ADVERTISING ONLY

發行人◎蔡繼興

總編輯◎劉興蔡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話◎(02)8667-6565

傳真◎(02)2218-5172

郵政劃撥◎0009914-5

網址◎<http://www.ccbc.com.tw>

E-mail：service@ccbc.com.tw

門市部◎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話◎(02)8667-6565

傳真◎(02)2218-5172

香港分公司◎集成圖書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283號聯威商業中心8字樓C室

TEL：(852)23886172-3 · FAX：(852)23886174

美國辦事處◎中華書局—135-29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 U.S.A.

TEL：(718)3533580 · FAX：(718)3533489

日本總經銷◎光儒堂—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TEL：(03)32914344 · FAX：(03)32914345

總經銷◎楨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TEL：(02)2219-2839 · FAX：(02)8667-251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99號 (10629)

分類號碼◎805.00.028

出版日期◎西元2009年5月臺二版1刷

ISBN 978-957-09-1837-3

定價 / 2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

Now to be a scholar and be a college graduate or a doctor is a small thing;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reasonable and be a good man.

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

“Does not the tongue last longer because it is soft? And is it not because the teeth are hard that they fall off earlier?” replied Laotse.

鄭板橋是清代著名的書畫家與文學家，寫給堂弟的家書，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其溫柔敦厚、悲天憫人的至情至性，及其對人生處世所擁有的大智慧。本書除選編〈板橋家書〉外，另收錄了經典的中國寓言。且看林語堂先生如何以英譯解讀鄭板橋文章裡所洋溢的深刻手足之情，及中國古老寓言裡富含睿智的人生哲理。

◆林語堂中英對照編輯理念◆

林語堂先生曾在《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序文說：「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他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久彌新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並使我有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又說：「翻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語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辦得到？」語堂先生期望藉由他的譯文，傳達其閱讀的激動心情，與讀者共同分享閱讀中國古籍經典的驚喜與歡愉。

正中書局

ISBN 978-957-09-1837-3



9 789570 918373

(805)